

新汉译世界名著宝库

第三辑 新汉译苏俄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静静的顿河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苏】肖洛霍夫



延边人民出版社

静静的顿河（下）



李志刚 张苏敏 王丽美 译

卷七

第一章

因为顿河上游的暴动，南方战线大量的红军都被制约住了。这就使得顿河军司令部能够从保护新切尔卡斯克的防线上自由调动兵力，而且能够把那几个绝大多数是由顿河下游的哥萨克人和加尔西克人组成的，特别顽强且有战斗经验的自卫军团召集在卡缅斯克和自卡利特瓦斯克河口地区，以组建一支大的突击军团。他们决心通过突击军团协同菲茨哈拉乌罗夫将军的部队击败红军的第八军的第十二师，同时插入第十三师的侧翼和后方，然后举师北进，与顿河上游暴动的哥萨克会师。

五月底，由顿河军总司令杰尼索夫将军和参谋长波里亚科夫将军制定的突击兵团的计划已差不多实现了。有大约一万六千名骑兵和步兵被调往卡缅斯克，装备了三十六门炮和一百四十挺机枪；此次把剩下的一支骑兵部队和属于所谓青年军的几个精锐军团也都调来了，青年军是由哥萨克青年于一九一八年夏天组成的。

同时，被四面包围的叛军不停地打退红军的进攻。南方，顿河左岸，红军炮兵连对他们进行了几乎不间断的炮轰，两个叛军师还是顽强还击，不让红军渡河。余下的三个师则守在暴动地区的西部、北部和东部防线上。他们虽遭到沉痛打击，特别是东北防线的部队，但他们始终顽守在霍皮奥尔河地区的边境上，不肯后撤。

保卫自己村庄的鞑靼村连队，居然干了一件让红军吓了一跳的事：在一个漆黑的晚上，几个自愿去偷袭的哥萨克，乘小船偷渡到顿河右岸，袭击了红军的哨兵，打死了四名红军缴获了一挺机枪。翌日，红军调来一支炮兵连，对哥萨克的战壕展开了强大炮轰。一听到

树林上空的枪炮声，连队就慌忙撤离。第三天，红军的炮兵连调走了，鞑靼村的人又占领阵地。炮击也打死两个小哥萨克，连长的传令兵也被炸伤。

此后，双方便相对稳定了，战壕里的生活又恢复了旧样子。女人们时常到战壕里来，晚上则送来面包和酒，哥萨克们的口粮一点也不缺。宰了两头迷途的小牛，而且还可以到小湖里去捞鱼。赫里斯托尼亚是捕鱼的“干将”。他那网有十沙绳大，是一个撤退的人丢在岸边的。赫里斯托尼亚总喜欢去草甸深处捕鱼。他说草地上的鱼塘没有一个他没有去捕过。因为捕了一周的鱼，所以他身上的鱼腥味连风也吹不掉了，最后阿尼库什卡被迫拒绝跟他同住在一间土屋中，阿尼库什卡发牢骚说：

“你身上的臭味和死鲢鱼没什么区别！如果再跟你呆在一起，我从此以后都不会再想吃鱼了……”

从此阿尼库什卡豁出喂蚊子，坚决地在土屋外面睡觉。睡前，他总是憎恶地用扫帚扫掉撒在沙上的鱼鳞和臭气熏天的鱼的内脏。可翌日，赫里斯托尼亚回来后，还会毫不在意地，郑重其事地坐在土屋门口，拾掇捕回的鲫鱼。他身边嗡嗡地飞着成群的绿豆蝇，地上则是可恨的黄蚂蚁。一会儿，阿尼库什卡气冲冲地跑来，老远就大声喊叫：

“你莫非就不会去别的地方？你这个蠢猪，为何不叫鱼刺把你扎死！好吧，看在上帝的面，一边宰去！这是我睡的地方，你把鱼肠扔得遍地，把所有的蚂蚁都弄来了，一片脏臭，简直就像在阿斯特拉罕一样！”

赫里斯托尼亚把自制的刀子在裤子上拭拭，面带迷茫地朝着阿尼库什卡那没有胡子，怒气冲冲的脸看了半天，平心静气地说：

“阿尼凯，可能你肚里有虫，因此你不习惯鱼腥味儿。空着肚子吃些大蒜就会好的，如何？”

阿尼库什卡喊着、骂着，走开了。

他俩就这样天天吵着。但总体来说，连队的人还是过得挺团结。哥萨克们都吃得饱饱的，情绪不错，但司徒潘·阿斯塔霍夫是个例外。

司徒潘可能是听同村人说的，也可能是心里觉得，阿克西妮亚在维伊斯克经常和葛利高里会面，他突然觉得很苦闷，毫无理由地和排长吵了一场，而且干脆不去站岗放哨了。

他每日长吁短叹地蜷伏在土屋里的黑草垫子上，后来听说连长

要派阿尼库什卡到维申斯克去领子弹，他才走出了土屋。他眯缝着那满是泪水的、红肿的眼睛，迷茫地看着摆动的、树上的乱蓬蓬而鲜亮的叶子，又看了看被风吹得聚涌起来的、镶着白边的云彩，听了听树林子的呜呜作响的声音，走过一间土屋去找阿尼库什卡。

当着大家的面他没有说话，他悄悄地把阿尼库什卡叫到一边，乞求道：

“到了维申斯克替我找找阿克西妮亚，告诉她，叫她来看我。就说我身上长满虱子，衬衣和脚布都没有洗过，顺便再告诉她……”司捷潘沉默了一会儿，胡子里埋着不好意思的笑意，说：“我非常想她，叫她早来。”

夜里，阿尼库什卡到了维申斯克，找到了阿克西妮亚。自从与葛利高里争吵以后，她又搬到姑母家了。阿尼库什卡好心地把司捷潘的话传达了，而且又添油加醋地加了几句。说司捷潘讲啦，如果阿克西妮亚不去部队看他，他就亲自到维申斯克来。

阿克西妮亚听完后，立即就收拾起来。姑妈也连忙烤了些奶油点心。两个钟头后，她这个听话的妻子已经和阿尼库什卡走在去连队的路上了。

司捷潘美滋滋地接待了妻子。他端详她那瘦削的脸，目光中充满了试探，小心地问她一些话，但一句也没有涉及她和葛利高里的事。只有一次在谈话时，他低垂着眼睛，略微转过身去，问道：

“你为什么从那岸去维申斯克呢？为什么不沿村边过河来呢？”

阿克西妮亚冷冷地回答说，她不能和外人一块儿过河，而她又不愿求麦列霍夫家的人。一说完，她就觉得自己说错话了，好像她觉得麦列霍夫是自家人一样。她担心司捷潘也会这样想，一时非常窘急。而他大概也正是这样想的，因为不知为何他的眉毛抖动了一下，脸上仿佛掠过沉郁的神情。

他脸上写满疑问，她也明白他的意思，又窘又急之下，脸竟涨得通红。

司捷潘怜悯她，就装做没有注意，谈其它的事情，问她在离家之前把家中的东西藏好没有，藏得隐蔽不隐蔽。

阿克西妮亚一看到丈夫如此大度，就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但总觉得有些不妥，于是为了向他表白，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也为了压抑自己的激动，故意把话说得慢条斯理，露出一副正式、冷淡和拘谨的神情。

他们在土屋中谈话时，总有人来打扰。一会儿赫里托尼亚走进来，就地打铺睡起觉来。司徒潘一看想单独和老婆说话办不到了，无奈之下只好中止了谈话。

阿克西妮亚兴奋地站起身来，急忙解开包袱，拿出从镇上带的奶油点心请丈夫吃，然后从司徒潘的军用背包里拿出脏衣服到附近的池塘里去洗。

黎明前，一切都静静的，蓝色的雾浮绕在树林上空。露水很密，压得青草都伏在地面上。青蛙在池沼里呱呱乱叫，离土屋很近的一丛浓厚的枫林背后，有只长脚秧鸡也在吱吱呀呀地尖鸣。

阿克西妮亚穿过丛林。树丛中从树尖到掩藏在深密野草中的树干上，全结满了蜘蛛网。凝结在蛛丝上的露水珠，像宝石一样闪亮。长脚秧鸡不叫了，可是马上——阿克西妮亚的光脚踏到草地还未来得及伸直——又叫了起来，一只从湖沼中飞起的田凫悲伤地应和着它的鸣声。

阿克西妮亚脱下短上衣和贴身背心踏进膝盖深的、温柔的湖水里，洗起衣服来。蠓虫和蚊子在她头上盘旋、叫着。她不住地弯起晒黑的手臂在脸上抹抹，驱赶蚊子。她想念着葛利高里。。“可能，他正想着找我呢？晚上就回去！”阿克西妮亚下了决心，心里想着怎么和葛利高里见面，而且立即就会和解，不由得心花怒放。

真怪，最近她想到葛利高里时，脑海中浮现出来的不是现在这个葛利高里：身材魁梧、雄心勃勃，是一个颇具经验的哥萨克。他疲倦地眯着眼睛，黑胡子尖已有些发红，两鬓过早地有了白发，额角上布满皱纹——这些都是战争时期受到损伤的不可消失的痕迹；而是以前那个葛利什卡·麦列霍夫：一个粗鲁的、不会关心人的小伙子，生着孩子似的细圆脖子，嘴唇上总是挂着开朗的、无所挂念的笑容。

也由于如此，阿克西妮亚就愈加爱他，简直是温暖的母性之爱。

就是现在，她脑子里清晰地浮现出那张令人无限喜爱的脸。她深叹一声，笑着挺直身子，把没有洗完的丈夫的衣衫扔到脚下，她低声自语道：“该死的你附到我身上了，一辈子也甩不开你了！”

眼泪使她感觉轻快一点儿了，但在这以后，她四周天蓝的世界仿佛黯然失色。她用手背擦了擦面颊，把秀发从泪痕满布的额角擦到后面，脑子里一片空白，用黯然无神的眼光呆呆地注视着一只灰色的小鱼从水面游走，消失在被风吹得四面扩散的粉红色的晨雾中。

她洗完衣服，晾在树枝上，然后走进土屋。

赫里斯托尼亚已经醒了，他正坐在门口，无赖般地缠着司徒潘和他说话。而司徒潘则躺在草垫子上，一声不响地抽着烟，不理睬赫里斯托尼亚的问题。

“你觉得红军不会过到河这边来吗？你不说话？哼，那你不说好了。不过我觉得他们肯定会从水浅的地方趟水过河……肯定会！除了这样，他们再没法去过河啦。司徒潘，你说话呀？我知道，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可是你还傻瓜一样地躺在那里！”

司徒潘气呼呼地跳起来，大声嚷道：“你烦不烦？好容易老婆看我来啦，可怎么也甩不开你们……死缠着我，胡说八道，不让人家跟老婆说会儿话！”

“倒霉，找了个你这样的人说话……”赫里斯托尼亚沮丧地站起来，光脚穿上他那破鞋子，突然脑袋撞在门框上，疼得够呛，捂着脑袋走了出去。

“走，咱们到树林子里去。”司徒潘说。

他也不等她允许，就朝门口走去。阿克西妮亚温顺地跟着他走出去。

中午，他们回来时，第二排的哥萨克正躺在赤杨荫里乘凉，一见他们回来，都放下手中的牌，会意地相互挤眉弄眼、窃笑。

阿克西妮亚很轻视地撇着嘴从他们面前走过，边走边整理被揉皱的白绣花头巾。哥萨克们都静静地看着她从身边走过去，但跟在后面走的司徒潘才走到他们面前，阿尼库什卡就从躺着的人堆里钻出来，走出几步，装出一副恭敬的样子，向司徒潘深深鞠了一躬，大声嚷道：

“恭喜您……真福气！”

司徒潘高兴地笑了。哥萨克们都看见他和老婆一块从树林里出来，这使他高兴，因为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那些说他们夫妻不睦的流言破灭……

此时，受到鼓舞的哥萨克们才高声笑着，大肆取笑。

“弟兄们，这个娘们儿可真够劲啊！你们看，司徒潘的衬衣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全都沾在肩膀上啦！”

“她已经把他弄得全身湿透，精疲力竭……”
一个年轻小伙子用含糊、羡慕的眼神一直把阿克西妮亚目送到土屋前，失神地嘟哝道：

“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么漂亮的娘们啦，真的！”

阿尼库什卡问道：

“你去找过吗？”

阿克西妮亚听到这些肮脏话，脸色微微发白，想起刚才和丈夫亲热的事儿，再听到丈夫同伙的淫秽说笑，就厌恶地皱起眉头，走进土屋。司徒潘马上想到了她的心事，安慰道：

“克秀莎，不值得跟这些叫驴们一般见识。”

“我能生谁的气。”阿克西妮亚在自己的口袋里摸着，闷声回答说，匆忙把带给丈夫的东西都掏出来。然后，声音更低地说：

“该生我自己的气，可是，没有心气啊……”

她坐在土屋门口，缝补了半天丈夫沤烂的内衣，不断地抬头看着渐渐偏西的太阳。

……这天她竟没有走，下不了决定。但第二天早上，太阳刚露头，她就想上路了。司徒潘企图留住她，但被她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使他死了心，只是在分别的时候才问道：

“你想在维申斯克住下去吗？”

“暂时还是住在那儿。”

“你能不能待在我这儿呢？”

“在这儿我可受不了……这些哥萨克。”

“话是没错……”司徒潘虽然赞同她的说法，但还是冷漠地跟她告别了。

东南风一直猛烈地刮着，这风从远方吹来，到了夜里风势变小了。清晨，又把里海以东沙漠上的热气刮来，刮倒了左岸河滩地上的高草，吹散了露水，刮跑了晨雾，顿河两岸灰白色的山峰上蒙上了一层令人窒息的粉红色热气。

阿克西妮亚脱掉靴子，用左手提起裙子下摆（树林子里的草上还有露水），轻松地踏在林中凄清的道路上。松湿的土地凉丝丝的，使她的光腿很惬意，但是干风却利用到处乱伸的热嘴唇亲吻着她那裸露的皮肤。

她微笑着默默地翕动嘴唇，轻手轻脚地拨弄着一些浅蓝色无名小花的根茎，然后弯下肥美的腰身，去闻这些小花，却忽然闻到了铃兰花陶醉的芳香。她用手拨开别的花草，找到这棵铃兰花。原来它就长在这浓密的树荫下面，曾是碧绿的叶子还在努力地庇护着短矮弯曲的花梗，以使它免受太阳的烤炙，花梗上仍残存着枯死的、雪白

的花萼，但是负满露珠且布满锈斑的树叶正在死去，这棵小花也正迈向死亡的边缘。

不知为何，阿克西妮亚忽然热泪盈眶。看着那花朵、闻着它那浓郁的芳香，她想起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悲苦生活，但这又能怎样呢？老啦，阿克西妮亚红颜老去……难道少女会为偶然袭上心头的回忆而痛苦吗？

风越刮越大，杨柳树梢都往西倒去。白蜡树的苍白树干，被像白色的旋风似的、上下飞舞的树叶子扯动着，在不住地摇晃。风吹到下面来，吹到花期将尽的野蔷薇丛上，阿克西妮亚就这样哭着睡熟在花丛下面。于是，花叶就像神话里的青鸟，受惊似地张翅腾飞，发出沙沙的响声，弄得花瓣满地。阿克西妮亚睡在那里，身上铺满了枯萎的野蔷薇花瓣，没有听见树林忧伤的喧闹声，也没有听见顿河对岸响起的射击声，直到听见头顶有人语和马嘶声，才大梦初醒，急忙坐了起来。

一个青年哥萨克，浅色胡子、牙齿齐整白洁，手里牵着一匹白鼻梁、配着鞍子的马站在她身旁。他满脸含笑地耸了耸肩，跳了几下，用沙哑的，但很动听的声音唱起明快的歌：

我一跤摔倒，
趴在地下四处望。
东边看，
西处望，
没有人来扶起我呀！
再往后一看哟——
后面站着一个哥萨克……

“我自个儿会起来的！”阿克西妮亚笑了笑，麻利地跳起来。

“我亲爱的，是你那两条娇嫩的小腿走累了呢，还是懒得走啦？”那个风流的哥萨克向她问候。

“你是去维申斯克吗？”

“是的。”

“想让我送你去吗？”

“你怎么送我去呀？”

“你骑马，我步行。你好好慰劳一下我就……”哥萨克不怀好意

地挤了挤眼。

“不用啦，你骑马走吧，我自个儿会走。”

但是这个哥萨克是个情场上的老手，很有耐心。他见阿克西妮亚正在系头巾，就用一只虽然很短却有力的胳膊抱住她，猛地向怀里一搂，想吻她。

“别胡闹！”阿克西妮亚喊道。

“我的小乖乖，别叫嘛！瞧，这儿环境多么适宜……飞禽走兽都成双成对儿……咱们也来快乐一下，好不好？……”哥萨克眯着眼，胡子扎得阿克西妮亚的脖颈痒酥酥的。

阿克西妮亚伸出两手，用力拿手掌抵住哥萨克汗淋淋的红脸，试着挣脱出来，但他却把她抱得更紧了。

“傻瓜，我是有脏病的女人……快松手！”她气喘吁吁地尖叫着，想用这种幼稚的计策避开纠缠。

“这个……就看谁病得更重吧！……”哥萨克模糊不清地嘟哝说，突然轻轻地把阿克西妮亚抱起来。

霎时，她明白这不再是游戏，而是要动真格的了，就使尽力气，照着哥萨克晒成棕色的鼻子打了一拳，从紧抱着她的双手中挣脱出来。

“我是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女人！看你还敢过来，混蛋！如果我告诉他——他会把你……”

阿克西妮亚还不敢确信自己的话的效力，就顺手抓起一根粗木棒子，但哥萨克却像被当头浇了一瓢冷水一样清醒了。他用绿色的衬衣袖子擦着从鼻孔流到胡子上的鲜血，悲哀地喊道：

“傻瓜！唉，你这个傻瓜娘们儿！何不早说呀？瞧！流了这么多血……我们打仗流的血还不够啊！自家的娘们儿也动手啦……”

他神色突然变得木讷、沉郁。趁着他从道旁水洼里用水洗血迹的时候，阿克西妮亚急忙岔开道路，迅速过去。过了五分钟哥萨克又追上了她，他瞥了她一眼，无声地笑着，放马飞驰而去。

第二章

这天晚上，在小雷村附近，红军一个团乘着木筏渡过了顿河。

大雷村的连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大部分哥萨克这天晚上都在狂欢。傍晚，妻子们就陆续来到连队驻地，探望值勤的亲人。她

们带来吃的和烧酒。到了深夜，全都大醉。二十名本来在放哨的队员，留下两个机枪手和一桶烧酒，也都吃喝去了。

红军乘着木筏，悄悄地渡过河。一上岸，悄悄地摸到离岸约五十沙绳的哥萨克土屋。

而木筏则又迅速地转回右岸，去接下一批红军士兵。

左岸上，一开始，除了哥萨克的歌声外什么也听不见。接着就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机枪的射击声，还有混乱的步枪射击声，断断续续的“乌——啦！乌——啦！乌——啦！”的声音传向远方。

大雷村连队全线溃败。

受了轻微损失的哥萨克带着自己的娘们儿，顺着草甸子仓皇逃往维申斯克。与此同时，木筏又从右岸运来了一批批新的红军战士，向叛军巴兹基连的侧翼发动了进攻。

因为不熟悉地形，又没有向导，所以红军进展非常缓慢。红军士兵时时遇到湖沼和涨满了水的河汉——要命的是这些地方偏偏又过不去。

红军旅长决定停止追击，在天亮前调集预备队，集结在维申斯克的各个进口处，等炮兵轰击后再进攻。

但是维申斯克已经采取了堵缺口的紧急措施。司令部的值班员一听到传令兵带来红军渡河的消息，立刻派人去请库季诺夫和麦列霍夫。从切尔内村，戈罗霍夫卡和杜布夫卡把卡尔金斯科的各骑兵团调来了，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全面指挥这一战役。他往叶林斯基村派了三百骑兵来增强左翼，并协助鞑靼村和列比亚任斯基村的两个连，以防敌人从东面包围维申斯克，又把维申斯克的“外来户”战斗队和奇尔河流域的一个步兵连派到西面沿河顺流而下，去帮助巴兹基连；在一些受到威胁的地方配备了八挺机枪，他亲自带领两个骑兵连——在深夜两点钟左右——隐蔽在戈列洛耶村树林的边缘上，等待天亮，用骑兵向红军士兵冲锋。

红军已逼近维申斯克的消息却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原来藏在地窖中的难民从维申斯克往北方逃去，一路上把红军好像已经渡过了顿河，攻破了防线，正在进攻维申斯克的消息散布开去……

天刚蒙蒙亮时，葛利高里走到溃退的哥萨克们面前，讥讽地问：

“？过湖沼时，淹死很多人吧？”

一个士兵浑身水淋淋的，边走边拧着衬衣，听到这话后不好意思地答道：

“都像梭鱼一样？得那么好，哪儿会被淹死……”

“谁都会遇上倒霉的事。”另一个士兵坦白地说。

葛利高里找到战斗队的指挥官克拉姆斯科夫，令他把部队领到树林边上，在那里等待命令，等敌人攻来，可以从侧翼射击红军的散兵线。布置完后，他就回自己的连队去了。

在半路上，他遇到了跑得气喘吁吁的司令部的传令兵，传令兵如释重负地问道：

“我拼了命到处找您！”

“何事？”

“司令部命令。鞑靼村的连队怕被包围，撤离了战壕，退到沙地去了……库季诺夫叫我口头通知您，请您赶快到那儿去。”

葛利高里带领着半个排的骑兵，以最快的速度从大路赶到了秃头伊利梅尼湖边。他们左面的草地上鞑靼村的战士正在逃命。很镇静地跑的都是那些上过前线的战士和有经验的哥萨克。他们紧靠在池塘边，隐藏在湖滩的苇丛中。大多数人看来只有一个想法：赶快跑到林子那里。

“给我追！用鞭子抽！……”葛利高里怒气冲冲，首先放马去追赶同村的人。

赫里斯托尼亚跑在后面。他跑步的姿势很特别，一瘸一拐的，像跳舞。因为他昨晚捕鱼时被芦苇刺破了脚，并且伤得很厉害，因此他现在空有两条长腿却用不上。葛利高里追上他，举起鞭子。他听到马蹄声，扭头一看，跑得更加快了。

“还跑？……站住！……对你说哪！……”但葛利高里只是徒然叫喊。

赫里斯托尼亚非但没停，速度反而更快了，如脱了缰的骆驼，一瘸一拐地跑个不停。

此时，葛利高里真像气疯了，他大声咒骂着催马到赫里斯托尼亚身边，用鞭子朝他那早已湿透的脊背狠狠地抽了下去，赫里斯托尼亚被抽得身子一个趔趄，随即像兔子一样歪歪一跃，就坐在了旁边的草地上，开始不慌不忙地，仔细地揉起脊背来。

和葛利高里一块来的哥萨克士兵们追到逃兵前面，把他们堵住，但是未揍他们。

“抽他们！……给我用劲抽他们……”葛利高里扬着他那美丽的马鞭，嘶哑地喊叫着。他的马突然前蹄腾空而起，停住了。他费尽九

牛二虎之力才把这匹马驯服，越到一个在前面跑的人前头。奔驰时，他看见司捷潘·阿司塔霍夫在灌木丛边站住了，不吭声地笑着；而阿尼库什卡则笑得腰部弯下去了，还用手做成喇叭状放在嘴边大声地喊着：

“弟兄们！谁腿长，就赶快逃命吧！红军来啦！……打死他们！……活捉他们！……”

葛利高里又追上一个穿棉袄的，这家伙狠劲地跑得飞快。葛利高里感到那微驼的背影很熟识，但是现在他没功夫去好好想，距离很远就高声吆喝：

“站住！狗崽子！……站住！我砍了你！……”

穿棉袄的人猛然不跑了，停下脚步，等到转过身来，那从童年就熟悉的、显示出的十分兴奋的神情使葛利高里很是惊异，还没有看到脸，他就已经认出是自己的父亲了。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的腮帮子直颤。

“骂你亲爹？狗崽子？啊……要砍死你爹？威胁你爹？”他歇斯底里地高声叫了起来。

他眼中那种火山爆发般的愤怒是再也熟识不过的了，葛利高里的怒火一下子冷却了下来，他勒住马缰，喊道：

“背后认不出来！你吆喝什么？爸爸！”

“怎么会认不出来，啊？连爸爸都不熟识了？……”

老头子竟大为光火，真是既可笑又荒谬。葛利高里笑着，走到父亲跟前，讨好地说：

“爸爸，别生气！你穿的棉袄我没见过。另外，你跑得太快了，像一匹被追赶的马一样，腿也不瘸了，我认不出来是你了。”

于是又像过去在房中一样，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冷静了下来。

“你说得很好，我身上这件棉袄是新的，因为穿皮袄太重，至于瘸腿……到了这种时候，怎么还能瘸呀？我的小鬼头，到了这种时候就顾不得瘸啦！……生死时候了，还谈什么瘸啊……”

“好啦，爸爸，离死还远呢。回去吧，爸爸！你没有把子弹扔掉吧？”

“回哪儿去啊？”老头子问。

这时葛利高里命令道：

“我命令你回去！违抗指挥官的命令，你知道，军法怎么处置

吗？”

葛利高里的话正在发生效用：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正了正背上的步枪，气恼地往回走。他追上一个比他还要慢的往回走的老头子，长叹一声说：

“这些后生都变成啥样子了！不讲什么孝敬父亲了，比如说，不用父亲去打仗啦，可是他却非要把亲爹往……往战场上送……是的……不，去世的彼得罗，可比他强多啦！那个性情温和，可这个葛利什卡啊，简直狂暴得要命，这小子等我老了，走不动时准会用锥子刺我！”

很容易就把鞑靼村的守卫队员给降服了……

很快，葛利高里把全连集合起来，在马上简短地训话说：

“红军已经过了顿河，正在攻打维申斯克。顿河沿岸眼下已经展开了猛烈的战斗。我劝你们别再瞎跑了，若再跑——我就命令骑兵把你们当作叛徒，统统砍掉！”葛利高里朝衣着不变的同村人扫了一眼，带有明显的轻视神情，“你们连里什么混帐玩意儿都有，专门挑起混乱。逃跑还吓得一裤兜子屎，还自称是哥萨克呢！特别是你们，老人们，既然是来打仗，那就不能把脑袋掖到裤裆里去！现在排成纵队，沿着顿河河岸——开到谢苗诺夫斯基连的防线那里，会师去攻击红军的侧翼。齐步走！快点儿！”

鞑靼村的战士默默听完他的话，然后就按他的指令执行了。老头子们都哼哼哈哈的、郁郁不乐。一个个回头去看飞驰而去的葛利高里和护送他的哥萨克。与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一起走的奥博尼佐夫老头夸奖说：

“好啊，上帝送给你这样一个好儿子！一只真正的鹰！他朝赫里斯托尼亚背上抽的那一鞭子可真叫狠呀！一下子就把全连整治好了！”

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被夸得十分高兴，感到了他这个做父亲的自豪。点头道：

“这是不错！这样的儿子打灯笼也没地方找去！就看胸前那一串十字章就不是闹着玩的。拿去世的彼得罗来说，太老实了！鬼知道是他妈的怎么搞的，只是个半拉吊子，一副老娘们儿心肠！可这个小子——完全和我一样！有时真比我还要凶猛！”

葛利高里带着他的半个排来到加尔梅克浅滩。他们走到林子那儿，觉得自己已经脱离险境了，谁知河对岸的红军的观测哨看见了他

们，一个炮兵排朝他们开炮了。

葛利高里几乎被震聋了，他习惯地用手遮住眼睛趴在马鞍头上，感到仿佛是一只沉闷的巨掌在马身上狠劲地拍了一下。

哥萨克们的战马仿佛听到口令似的，一听到振聋发聩的爆炸声，就都往下一跳，往前冲去。葛利高里的马费劲儿地站起来，向后退了几步，慢慢地向一侧倒了下去。葛利高里急忙从马上跳下来，用手抓住马笼头。又飞过去两颗炮弹，但不久林边上就是一片祥和的寂静。草地上浮荡着一层火药的轻烟；新翻出来的土地、炸碎的木片和腐烂的木头的气味一齐荡漾在空气中；而远处的小树林里，喜鹊则惊慌地喳喳叫个不停。

葛利高里的马直喘，后腿哆嗦着蜷了起来。天鹅绒般的灰色的鼻梁上冒着粉红色的泡沫。它的身躯剧烈抖动着，枣红色的身躯一起一伏阵阵抽搐。

“宝马死了，啊？”一个哥萨克跑到身边问。

看着渐渐暗淡下去的马眼睛，葛利高里没有说话。这时马像是犹豫不定似的慌张起来，前腿突然跪下，脑袋也突然低垂了下去，像乞求主人宽恕它什么过错似的。马低沉地呻吟着，身子倒了下去，想抬起脑袋，但是，看来，它已经把最后的一点儿力气耗光了：颤抖越来越轻，眼睛已经毫无生气，脖子上冒出了热气。

葛利高里往马的左腹股沟下看了看，看见一块皮肉翻起来的很重的伤口，热腾腾的黑血泉涌般往外冒着。他连眼泪也没有拭，语不成声地对那个已下了马的哥萨克说：

“开一枪把它打死！”他把自己的手枪递给了哥萨克。

他跳上哥萨克的那匹马，向自己原先率领的几个连的所在地跑去。

凌晨，红军发起了进攻。红军的散兵线在浓重的大雾中站立起来，无声地向维申斯克方向挺进。炮弹刚刚开始对树林展开扇面形的排炮攻击，哥萨克就开火了。两挺哥萨克的机枪开始急促地冒着火舌，红军战士的第一道散兵线便有人倒下去。忽而这边，忽而那边，散兵线上背着卷起的军大衣的士兵被击中的越来越多，他们或者仰天，或者俯地，但是其他人并不卧倒，而是仍然往前冲，于是，他们和树林的距离越来越小。

一个身材魁梧、光着脑袋的、军大衣襟被掖起来的指挥员，身体稍稍前倾，在第二道散兵线前面大步灵活地跑着。散兵线有一会儿

放慢了脚步，但是指挥员一面跑，一面回过头去，大声地喊了几句什么，于是红军士兵就又跑了起来，低沉的、可怕的“乌——啦”声重新又喊得越来越响亮了。

这时哥萨克的全部机枪都哒哒地响起来了，林边上步枪也不住地猛烈射击……此时葛利高里正站在林边，带着连队，等待出击。红军的几道散兵线慌乱了，开始进行顽强的抵抗。战斗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但是叛军的炮火异常的狂烈，使红军的第二道散兵线最终支持不住，站起来往后跑去，跟正冲上来的第三道散兵线混在一起，乱成一片……很快，河边草地上到处都是仓皇的、往后撤退的红军战士。这时葛利高里就把自己带领的几个连快速地带出树林进行追击。奇尔河连切断了红军向木筏的退路。在紧靠顿河岸上的树林边展开了肉搏战。只有一部分红军冲到了木筏跟前，他们把木筏挤得满满的划离了河岸。顿河岸边剩下的红军士兵死命地坚强地挣扎着。

葛利高里命令自己的几个连都下马，又指挥看马的战士不要走出树林，就带领哥萨克往岸边赶去。哥萨克们用树做掩护，越来越逼近顿河岸边。但是一百五十名红军士兵用手榴弹和机枪打退了逼上来的叛军步兵。木筏又往左岸划了过来，但是巴兹基连的哥萨克用步枪差不多把划桨的人全部打死了。留在左岸的红军战士的退路已经断绝了，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扔掉步枪，企图？水过河，但是隐藏在深壕边上的哥萨克们的子弹紧追着他们不放，许多红军战士无力渡过河流就被打死或淹死在河中了。

葛利高里隐蔽在茂密的柳树叶后面，看到有一个红军一划有一沙绳远，往右岸游去。还有一个也顺利地到了对岸，他站在齐胸深的水里，打光了所有的子弹，用拳头向哥萨克这边示威，喊叫了些什么，然后斜着游向对岸。子弹在他周围吱吱乱叫，但是没有一颗打在这个幸运儿身上。在以前的牲口栅栏旁边，他上了岸，晃了晃身子，便不慌不忙地爬上河岸，往有人家的地方走去。

其余被困在左岸的红军士兵都掩卧在沙丘后面，他们的机枪不停地打着，一直到机枪散热筒里的水沸腾了，才哑巴了。

“跟我来！”机枪一停，葛利高里就拔出马刀，小声地命令道，一齐朝沙丘走去。

哥萨克们屏住呼吸，脚步杂乱地跟在他后面。

距离红军战士不到五十沙绳远了。三排齐射以后，一个身材高大，紫黑脸膛和黑胡子的指挥员从沙丘后面站了起来，一个穿皮上衣

的女人扶着他，指挥员负了伤。他拖着伤腿，走下沙丘，挺直了手中的刺刀沙哑地命令道：

“同志们！前进！打这些白党！”

这些勇士们高唱着《国际歌》进行了生死冲锋。

最后英勇就义在顿河岸边的一百一十六名红军战士，全都是国际连的共产党员。

第三章

深夜的时候，葛利高里从司令部回到了住所。普罗霍尔·济科夫正在栅栏门口等他。

“有阿克西妮亚的消息吗？”葛利高里用带着有意装出来的冷漠的声调问道。

“没有听到，不知道她去哪儿了。”普罗霍尔打了个哈欠回答道。但立刻，他又很害怕地想：“糟了！不会又要逼着我到处找她吧？……见她妈的鬼，我真是倒霉透顶！”

葛利高里走进棚子里，睡在大板车的车板上，几乎是身子一沾车板就着了。凌晨冻醒了，他弯弯腿，把被露水浸透的军大衣往上拉了拉，太阳出来以后，他又小寐了一下，七点上下，他被炮声震醒了。市镇上方蓝天上，乳白色的飞机在盘旋，顿河对岸正在用大炮和机枪扫射它。

“他们也许会击中它！”普罗霍尔一边用刷子使劲地刷着那匹拴在马栓上的枣红色的高头大马，一边顺口说道，“瞧，潘苔莱维奇，一匹宝马！”

葛利高里很快地把马看了一遍，满意地说：

“约有六岁口？”

“六岁口。”

“噢，太好啦！看它那刚劲的腿，是匹好马……配好鞍，我去看看这是谁飞来啦。”

“太好啦，没说的，不知道跑起来会如何？不过总体来看，准会跑得很快。”普罗霍尔边说，边勒紧马肚带。

又有一团榴霰弹爆炸的烟雾在飞机旁升起。

飞行员选好着陆地点，降了下来。葛利高里从板门里冲了出去，